

T5236.7/2213

5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4 1932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八

晉江何香遠碑志

碑

忠義

精神

身應埃

太平恭忠義廟碑

史竣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實不遺
幽野不濡遠惠流而不費成震而不有風散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八

碑

晉江何喬遠稗孝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忠義

縉紳

屠應竣

太平寨忠義廟碑

史竣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
幽罰不淫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羣

動功洽後世所以導物闡化經世軌俗者遐乎
莫之敢忽也 高皇帝剪毆胡元昭奠華

夏而燕朔諸州喪淪武越旣首褒元忠臣余闕
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肇修天常茂建人極百
五十年來朝有批鱗之臣野多死綏之士雲蒸
霧變異世同揆皇皇哉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
已 皇上綏文詰武萬宇和洽越十有五

年侍御金君敷華奉命按畿輔諸關軍事建節
遐御憑阨遙覽于是慘焉悲曰是地也周陟諸

胡分剽強虜豈無干城歸岳扞外勤內甘死
節之臣乎豈無膚鋌癢者袒刀決背楚部陷堅
致命不二之士乎此曰不錄以勸難矣于是疏
建忠義廟于沿邊四路以分祀死敵諸臣而是
廟隸之太平寨云廟祀官周朋而下若干人博
采羣議允若輿望獎義貞度庀物稱勞不踰月
工迄成介使者來徵予記嗟乎嗟乎夫王教之
作也始未嘗不飭終以玩也匪浚則湮弗植則
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靡有匱已自

夫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耻于是懷二心以
事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勵氣溢于平居
而微絜恐詘靦顏苟難勿睇則鷹擊豹舛無少
下迺預危茹話豕鼠突竄者衆也夫大同遼陽
謂盡非朝廷素訓之卒哉感曠悍肆外靡禦寇
而亂內訌居若煦煦舖驕子其終則豸虎而假
之翼也豈其性誠異哉眇乎勸懲之未盡漸靡
之習非也是故衽金蒙革委誠敵愾者時弗知
聞而嫫嫫選悞于睢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達

駭元隕弗懲顧死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
之臣從以議之嗚呼難矣難矣斯廟之建也崇
死以詔生樹往以表後是不足恢恢勸乎堂廡
枚枚望之翼翼而翬翬勇夫哲士過者歛噓沾
臆其否也未嘗不額蹙汗頤軀疾以睨也嗟乎
嗟乎人之生等死耳其延促于世湏臾也貪夫
狗生畜縮竦警自視恬然又矣生爲游氣死爲
萎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狗義守死潔身
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嶽嶽酸鼻撫膺故義

士不忍須臾之久而易萬世之名不以同盡之
生而喪吾弗死永存之氣夫今而後可以喻也
戰陣不果不可謂勇封疆不守不可謂忠隳職
廢命不義之大者觀于斯廟可以知耻矣予旣
以廟事文之碑復爲迎送辭三章俾祀者歌之
侑神焉金君名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
名御史也後世于是乎覘政矣辭曰

振金兮交鼓醴湛兮蒸俎雲馮馮兮莽蕭蕭靈
不來兮日將暮瞻靈兮鬱紆紆繁會兮九衢靈

剡剡兮抗旗班白馬兮朱衣繫遙望兮平原怒
目罔兮頰顏搽長劍兮控鳥弦天窈杳兮日晝
寒陰沙零兮夏雪冰鱗鱗兮夜波合

天時殫兮勵兵接洞犀革兮首身裂揆耆武兮
又以忠威靈懟兮神愈雄况昭朗兮旋故宮光
有僎兮氣靡終來續紛兮御華宇冷冷風兮又
以雨騰虹燁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土爭怒

條旣假兮惠成焱遠逝兮揚旂橫北海兮歷幽
雲都恒霍兮偶列星歲事秩兮爲民正殪讐虜

今振靈武徒皇皇今植戈以舞

汪道昆

勅建憫忠祠碑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
遇耳侯羸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
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
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
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
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

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
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
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
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
狗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
官軍怯亡鬪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鬪謀者
謂賊張甚宐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
亾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
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

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亦一人死公脰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空未卽知脫自太學來奔空未卽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為然乃彊食喪至歛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太空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寔死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率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遙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竝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也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嚼然與首陽爭烈卽女丈夫無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介

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
式卽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
抑亦赧然汗顏俛俛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
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
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
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狗難
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予不
佞亾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麗牡
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升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兩駮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閭闔兮矚九
州盍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舞把瓊芳
兮懷椒糝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愁霜冽藉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
翩兮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鐘
采連理兮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
我心勞兮懍懍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兮吹參差乘回風兮
駕修阻願終老兮河之滸操橐籥兮陰陽叅太
乙兮平章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義烈

費宏

桂氏義僕碑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戕將領及其巡撫
憲臣知罪不可赦脅親藩爲之請詔貸死疏一

日三四至變且不測

上命都督桂侯勇

爲元帥以鈇鉞往鎮之衆方洶洶視鎮城如虎
穴都督旣佩印礪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
憂懼之懷顧獨念平居未嘗蓄死士置帳下緩
急無可爲腹心者步庭而嘆者屢焉其童曰全
勝曰彪曰錦曰麒曰俊者奮而前曰國之臣家
之僕分雖殊心一也主翁爲天子元帥能忠於
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於家而忍負其
主乎况犬馬受豢養之恩猶知報焉僕輩肯犬

馬之不如耶都督聞而壯之遂與偕行既至鎮
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
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本得其主名
若干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隣鎮兵凡數千將
臨城取之然宗室懿親數十百居民之無罪者
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崑崗之火蓋有不容以輕
縱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輩用其主
命協力取郭鑑等十一人尸於幕下逆黨股栗
城中爲少定初議首惡旣得卽班師主兵者未
之思也又傳檄將有事於鎮城叛者復疑復亂
鑑之父疤子挾其徒徐瓊兒五十餘輩火都督
門索都督欲甘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首犯其
鋒彪錦麟俊相繼殊死鬪悉爲所害至裂其肢
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驢兒回子喜孫者全勝
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慘逆黨憤少洩都
督乃幸得全蓋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鑑等旣誅
向焉未正之法於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
之禍卒不可免而有革心效順之機後月餘城

中人相率縛庖子輩獻于官無一脫者而邊城
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輩仗節死義首爲之倡有
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時都督之
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劊絕

上憫

之亟召還京陞其秩進舊階一等傷者皆厚加
優恤死事錄其孤兒全勝與彪蓋已無噍類矣
都督惻然恐無以慰其忠竟謀伐石卽死所鐫
其名爲不朽計屢詣予請曰全勝彪錦麒皆非
勇族特因其孤貧而子之遂承勇姓而命之名

俊則大同前衛千戶李英之弟於勇不過姻婭
之好耳今皆捐生赴難如子之於父此勇所以
哀之而欲著其志節於來世也郎之戰公叔禹
人耻士弗能死與其童汪騎死焉孔子許其勿
殤又特傳其事載之簡冊千載而下知騎名公
肯微全勝輩而靳于辭乎予惟死者人所甚惡
卽士君子猶必致審於熊魚之辨乃能舍生而
取義况求之廝養可易得乎全勝輩感主恩效
臣節不避艱險視死如歸可謂明於大義無愧

士君子之流矣夫一世爲短百世爲長故苟知死義之爲榮而苟生之爲幸則有可以得生而不用可以避患而不爲者都督爲予言全勝輩死時其年皆未三十自世俗論之若以爲短折矣然其身雖死而生氣凜凜後千載蓋猶不死壽何如哉視彼偷生而苟免者榮何如哉嗚呼讀是碑者其將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勵也夫

賢能

霍韜

賀教授去官碑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撫御史謂賀子不能尹送部涓厓子時視部篆覈賀子政績慨然嘆息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拙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慤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慤近樸樸故禮不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涓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爲也禮不縟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衷孚也古之道

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逞也
寔巧承要人願涎滄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
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
天渭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
而慤也可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勅身式而遜
也可以慎德行矣往不能尹自今可以能師矣
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諂辭其對諸生
無誅話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
慤也猶昔也節饋不通見贄不納推財則貧衣
布齧栗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
要官如震焉踧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今黜也
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知
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餘貲如賀子黜凡今之
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污者黜潔
者進猶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污者何懲
士何勸焉渭厓子曰雖則黜黜也然而天下知
賀子之詘黜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
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

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耻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黜黜矣不感感斷可知矣

韋布

徐渭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伊嚶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

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
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僇然何異一女子至其
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
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
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
豈偶然哉詩曰

尹昔孝娥垂笄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
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
沈伏下僚僇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
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
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啟宇崇功娥江之社祠木
相望照映江水

貞姜

縉紳

宋 濂

麗水陳孝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
蚤夭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

林嬰末疾妙珍剖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俵俵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祭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顙顙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濡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堦上於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蕪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

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
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煉紙作灰傳之妙
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
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爲優婆夷
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
者大明高履覆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
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
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
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于

石云

象教

縉紳

葉向高

重修大龍興寺碑

蓋聞聖人載起肇禎歸五嶽之城帝業克昌景
福叶萬靈之貺故劍投神冶上皇解佩於山靈
夢繞赤蛇大佛開祥於長壽若夫丹陵瑞啟三
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不答成功鬱鬱葱

葱獨鍾佳氣凡以天開地闢通理于黃中虎踞
龍蟠茂膺乎赤紀惟睠命而亨天心迺受圖而
醜神祐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

通寶筏迴地軸而履金繩手提日月於迷方力
拔乾坤於苦海誕靈縱睿苞囊函夏之光華接
統膺期攬結方輿之雄秀洎八絃靖謐四極和
寧洞劃石牛舍開白馬爰從中都建大龍興寺
其地首諸夏以控天邑總環瀛而號日畿三天
握籥于橫禁八部畫圖於指掌僊臺創構佛土

宏開鷲華蜚翥鳳之區虬鉢下潛龍之境引太
虛于玄鍵遠蒸萬國之雲煙盪元氣于丹楹近
簇二陵之風雨葢功諧幽贊技殫絕羣嶸閣藻
函葢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於乎休哉緝宇薦
靈于譙毫玄房佐社于岐豐矣迨我

英

宗睿皇帝闢紫極以登三彌恢駿業

孝

宗敬皇帝繼黃離而乘六丕鬯鴻恩睠龍象于
炎崑渙綍綸于福地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頓麗
銀庭葢念五鳳七麟會肇王基于舊跡千秋萬

歲或遊覓夢于故鄉而物力方饒周澤維渥故
能起雷霆于指顧回蛇虺于騰飛芝楣桂棟俄
盈旣燼之墟龍變螺文復見維新之象何期勝
地不常劫灰再焰祇樹香沈于幻鳥率陀影散
于空花四照枝殘醉象攪藤蘿之月三華葉爛
毒龍沈舍衛之城繇正嘉而來歷八十餘禩則
詹御史士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于先後圖
之大殿甫成羣工未輯徒存丹雘何取藩垣又
二十年而庭鞠茂草法熄殘僧凡在顧瞻無不

愴歎屬今

皇之御宇緬先德以興思祥

遡姚墟銷支祁于洄水禮隆原廟咨神鼎于淮
濱慎遴守土之臣肅布康岐之政時則有張郡
守大孝從董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郡丞馬協
別駕徐應麟蔡鸞周承緒司理趙弘道咸預經
營郡丞實綜其事謀僉同于羣策數更極于百
年大開覺路于明幽共唱慈風于法俗筇鳩竹
馬驚香闕以披華玉縱珠纓望鸚林而布地繇
是續往因于未斷合大力于幾成虹蜺通雙殿

以崢嶸八龍忽涌星日絢重廊而隱現兩鴿齊
飛鴛瓦促魚鱗增瓊垣于下麓鶴軒疊鴈齒敞
笏室于中巖蓋將揭慧日以耀昏衢亦復灑法
雲而清火宅爾其星幢輝于羽仗魚梵雜以嵩
呼曇雲迎劔佩以凝華髮綵結簪纓而圖色踰
踰陽馬之曦恍趨規地戛戛風鳥之喙疑接中
天則嚴威儼若朝廷惘欵肅一碎士若夫庭俯
喬松牕含遠岫瓜剖華京之浩穰蚪蹲湯沐之
崇隆噴薄陰陽之氣於重闕之年而斐斐竊遠

發揮川岳之精于方通之候而巉巉盈襟則峰
標欲界之僊都天挺明神之窟宅又若仰斗電
之重華拾天花於玉雨挹紫雲之異彩競界線
於金鋪赤字第一山入微塵而不滅瑤文無盡
藏銷劫石以靡窮又若瞻故里于新豐恭承粢
梓儼翠華于初地悽動松楸閱
先帝之
經營憶劄守維艱之會緬仁王之啟翼追天人
相與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
高祖所
爲寓神武于不殺也撫遺而遊心豐芭

列聖所爲寄無念于昭茲也嗚呼慶鍾長發則
繼明襲嘉而兩卜之傳日永神應遠期則重熙
累合而百神之護彌周蓋先天啟籥嘿契玄扃
後聖函靈陰符帝脉此諸君子所爲臨彼岸以
褰裳悲化城而反袂報初禎于功德昭申命于
聖神也繇斯以譚祝釐之典尚屬具文飭蠱之
思猶然末事豈與夫掇屠耆之金供伊蘭之饌
恣塵尾之逸風披虎溪之勝韻同乎哉至於妙
度羣品盡出幽厄萬感咸通一思必應則真如
能事姑不論焉役舉于萬曆三十八年歲在上
章闡茂肇維初夏落以杪秋迺作銘曰

乾函萬籥坤軸九維靈氛蔥茏嘉祉葳蕤崇因
効法上聖膺期日懸大覺天度羣迷鰲柱斯標
龍宮倣奠如鷲于嗜如鹿于苑花雨環纓彤雲
拂檻日月法燈風雷魚梵爲我摩尼斗極皇皇
爲我祗園楚甸章章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吳
維左荆汝其陽江流漫漫淮流澍澍孤山巉巉
鳳山翼翼是名淶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卓亦

非錫蓮花寶墨貝葉龍文天與如大佛與如尊
蒸蒸法力消我劫焚彤彤法宇食我德芬

列聖有作爰清燬宅我

皇穆清嘿軫

人厄二三力臣式我顛畫奉宣睿謨還我赫赫

神謀于新

詎曰力饒而醜國頑詎曰

偉觀而重國根以歸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
慈雲不飾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
則式神武聖慈乃見天則

陶望齡

勅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刹
妙旨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雜華超居於他化至
理絕詣則稜伽寄談於靈嶠繇斯言之混萬流
齊衆味至博而不得其涯者莫踰於海故毘盧
遮那普周之理倫焉奔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
失其信者莫踰於潮故圓通大士還聞之機冥
焉然則白華淨國見居梅子之岑海岬琳宮對
峙寶陀之刹可謂義借名適理與象融者已勅

賜護國鎮海禪寺者觀世音菩薩道場故所稱
海潮庵也天門右闕寶峯後擁素濤萬里東臨
娑竭之營窟金沙千步前屬瑠璃之階道萬曆
辛巳有楚真融法師者字大智來自瑩華肅禮
菩薩遂卓廬於光熹峯下把茆粗營海月照頂
一菽纔飽山鬼嘯梁法師嚴淨尸羅精勤禪誦
喬嶽挺其孤志冰霜凜其雅操結跏而斥鷃巢
棘持名而化佛迸齒蘭馨谷中鍾徹宮表居及
朞月聲滿四方伐薪汲水羅黑白之英秀航金

輦粟徧東南之輸灌遂以明年仲春始朔圓通
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專規摹宏朗百礎嗣作
雖法日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內庭賚出中帑
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

熹皇太后賜銅千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
殿安置是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
大藏導以寶旛是以有華藏之樓明年復遣御
用監太監張貴賚送滲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
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中官護建之

至是落成宸藻旣頒天榜交煥於是茲山內外
二院之稱仰同於堯率六猶東西兩林之寺角
立於匡阜也望齡嘗緣母疾皈禮名山瞻化樂
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然嘆曰自予行遊京
都徧歷梵宇壯哉觀乎靚茲鮮矣而咨問碑板
尚缺記文願竭心思遂忘褻陋已而嘉名肇賜
聖澤申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
動於海表秋蟲微燭衣被聲光亦有述云爾詞
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羣漚出沒滔滔
大壑何異壘空粘天倒漢全海漚中至道無私
小機自物保此一微擯攘溟渤憑生罔疾善逝
興悲並哀衆藥競走羣師積藥隨宜諸方異說
選擇圓根如鍼蹈穴色香匪徧觸味合知意根
泐泐五用不齊十鼓遙闐千垣冥度幻泡消空
海天得路塵消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橫開
頂門眼聽還親耳觀元徹現法界身見聞解脫
生盲長夜鼠壤蟻封菩薩住處鼈苑蛟宮衆生

蚩蚩有耳如聵菩薩演法潮音滂泮朽宅嬉遨
醜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生善鐵蓮離淤縞衣
去涅槃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觀雜華五位齊彰
須彌他化蹟現殊方又觀如來與大菩薩於楞
伽說離攀援法良哉大士慈悲自在眇劣衆中
盪之雲海颺馳山擊銀濤浩然竹林梅樹邈矣
無言法付人王事資戒德海岸沉瀆禪棲兀嶺
英英智師厥產荆潭鴈門峨嶺踰海南叅萬善
夙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瓢笠始屆
秦茆旋刪屠蘓等制蝸室同慳帝館馭娑天宮
切利渠渠黃庭告成彈指道風遠暨聲聞于天
金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
露門齊開海國佛化何垠皇仁靡匱血氣之倫
施以無畏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窮髮敢不
來歸菩薩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仰

邊功

縉紳

康海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勳非淺計慧算能建也故晁生獻策於西京克國沈慮於羗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之能成也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周所希覩也而近者猾虜襲套附邊之民歲被驅掠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鋒未挫今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起督軍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徵還闕庭詔起兵部尚

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爲嘉靖丁亥虜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更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爲怯也今不預爲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卽甘爲非勇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訓練士馬廣具餼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繇花馬池及小鹽池拆牆而入癸酉抵鎮戎所操守指揮路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佐泊都督鄭卿叅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

統正奇兵至虜懼分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
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級所獲馬匹器物無
算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至哲思溝又戰
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益多是夜
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而取
寧夏總兵官抗雄嚴督叅協等官魏錕沙金遏
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嶺按兵
待虜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值指揮李英
千戶王縉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聲震原野

虜益大恐乃四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
五羊坊諸處會雄統錕及叅將苗鑿夏欽遊擊
將軍李勲守備都指揮楊和迎虜剿殺已斬首
八十三級馬匹器物并青羊所獲益多不可勝
紀而墜谷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不在是算
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
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
藩臬諸君子奉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
言兵備副使桑溥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

今日獲功官軍卽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
有自尤非謾語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
者又有操守指揮仕傑李英符深云地方士庶
咸請刻石以示永久蓋欲誦說

天子神

武聖文知人善任王公克綏厥事奏此膚功揆
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克國弗能加也海覩茲休
盛寔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

惟皇建極萬邦所望耀德遠古比蹟周商蠢茲

醜虜順叛靡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

才選士其武湯湯起此元老纘甫踵方匪怒伊
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鷹揚天厭胡鷲欲
滌其狂我馬旣同何需不臧殪此羣醜細溝之
傍迤及哲思益仆且戕返則值闕往顧速亡青
羊之殲遂至五羊殘胡宵遁號跳慘愴仰瞻神
武如雷如霆邊民悅懌方內富强大小稽首頌
聲載颺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旣殄

內治彌康大夫君子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

戎行長子是任淺慧是防翊我
皇度于
虞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勿
忘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抹
馬勵兵欲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
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
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

定朔將軍張鳳王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王之寇固原都督劉文王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震王之十四日巳卯虜繇定邊乾溝剗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叅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臯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

半個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按兵截殺
二城無事海刺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安堵矣
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
衝伏兵盡起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個城與指
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
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叅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
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
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
副將苗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
大戰破之叅將史經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
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
前前後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馬二百又二器
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
遁故海刺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
雖具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
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
年在套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

捷蓋惟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

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摠忠自奮爾語曰
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
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
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視威寧細溝不知相
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
父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

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旣洽恩被邊防惠
德有賚拂義必匡蠢茲酋虜潛蠕幽荒教旣未
逮螫亦屢徇元臣若德逖惠厥常盤據河套未
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戒
戢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
武旣馘乾溝亦襄大舉反衄鼠竄惟囊恭惟神
武所向必劔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
屏獠狂稽勛考勩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叅佐孔
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
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張時徹

平白草番碑

川蜀錯氏夷而治其族類以千百爰有冉駹之
孽曰勒都斂甘泉白土二鄉之地而有之是謂
白草番始也剪之不力積有積育乃稍稍招聚
逋亡乘間攻剽以患內地守土者莫能兵也歲
以金帛餌之至則須輿馬將送如貴官人而舖

肝飲血者自如也氓則大病乙巳冬鎖鑰弗戒
遂攻陷關堡屠殺戍卒鹵提督官與其妻子擁
衆深入燒掠無憚我兵扞之累有挫衄遐邇震
動守臣以聞 天子曰噫甚矣虎噬於市

虺螫於衢時猶謂弗棘乎乃勅曰咨爾巡撫右
副都御史張時徹致天之伐其礪爾戈矛時爾
稌糧設策規方親履戎行以賞罰用命不用命
爾巡按監察御史袁鳳鳴其申而誓戒飭而紀
度協謀於撫臣共命以聞不共命以聞爾都督

僉事何卿往總朕師或左或右右爾則援桴而鼓之否則用鉞古有之將死鼓御死轡爾往欽哉又申之曰斯天之驕子盍先諭朕志俾克悔禍弗率而後兵之諸臣奉命惟謹乃往諭天子威德反侵與掠繫獻渠魁我則貸汝渠謂我實恇怯益用鴟張奮其爪角我乃決策進攻大兵四集遂顛衆于庭以議軍事或曰此天險也丹壁刺天荆榛戟立蟻附而登跋前疐後卽數夫禦之矢石交下我軍且齏粉矣或曰聞之往

事蓋屢有征誅率以兵脅之誘而與平未有窺逆番咫尺之地傷其草木者也今欲踐虎豹之穴以與豺狼搏寔惟危哉余乃誓曰是胡然是不有天子之劔乎我聞師直爲壯曲爲老今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有制勝無制蔑弗克矣自今有妄言沮吾軍者斬而御史與都督實同協厥誓乃分布方略曰都指揮丁勇往隸石泉哨軍兵六千有奇汝則統之曰遊擊將軍龔銳往隸壩底哨軍兵四千有奇汝則統之曰遊擊將

軍曹克新叅將李繼武共隸龍州哨軍兵三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孔仁守備指揮耿世其悉斷諸要害通道轉餉以濟諸營曰兵備僉事陳乙汝其躬馭戎馬調度非常曰叅政宋宜汝其督理餉秣母乏軍興曰副使翁溥汝其紀驗俘馘母濫母蔽曰副使胡鳳繆宗周各慎固封守振揚武威以遏寇援又曰心戰爲上力戰爲下其曲慮廣畫奇正相參張疑夾攻以分其勢而携其心毋使寇致死於孤軍令旣布乃以十

有二月庚寅進兵轉戰連日未入其阻戊戌會天大陰霧咫尺不辨都督曰可矣乃驅死士啣枚先登我軍且起且什繩引而上遂奪據走馬嶺蓋賊所馮天險者也旣而霧收日出賊乃盡銳攻我都督親鼓之人人殊死戰良久賊衆失利稍稍引却我乃結竈鳩營甫定而日已晡矣賊復聚而來寇矢石雨集我乃堅壁死守以強弩乘隙而射所斃蓋無算自酉及寅賊方敗走于時彼險旣失我軍益奮而諸營亦踰險相合

遂分兵四出擊之百戰百捷不驅而鬪日得其
牛馬酒糧以饗士因用降人爲鄉導破竹之勢
迎刃授首盡搗巢穴而犁其庭卽猿獠之所宮
蓋無弗窮焉厥有稔惡之魁曰李保曰兒伯計
曰黑殺曰撒刺曰白石皆次第縛致轅門以正
厥罪凡攻克番寨五十有奇夷毀碉房四千八
百七十有奇斬首一千有奇俘獲五百有奇其
餘逐北墮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殫計乃若孱
弱之未殄者莫不膽怖覓禡頓顙哀號曰是魁
也則然胥旣伏其辜矣我罔敢頡頏願祈殘息
以衛疆圉惟所使之矣余乃謀於衆曰兵以靖
亂亂苟靖也庸可究乎且佳兵不祥盍已諸乃
下令罷兵諸降附者皆待以不死而責之賦而
歷歲羗所擄掠內地男婦望風奔愬皆錄其氏
籍釋而歸之遂以捷書上於
天子用告
成事云於乎兵凶戰危聖人所慎而况犯其所
至難者乎語有之曰潰疽雖痛勝於內蝕言利
害之較也以彼夷醜而狼戾以逞妻奴我民廩

庾我民牛羊我民日熾而月豐憫莫懲諸豈直
如癰疽然哉而猶忍於一劔之割何也乃今疆
徼寧塵遺黎帖席歌舞太平以共戴

天

子休德卽有亡矢遺鏃之費孰與爲多寡哉予
固直述其事刻石以告諸來者故其辭無所文
致云辭曰

於擘王化無遠弗屬靡惡不瘳靡善不育際天
斯覆極地所畜來享來王交臂重譯蠢爾氏羌
敢行負固種茲苞孽逋逃日聚曷耕曷執弗貢

弗賦曷衣曷裳弗蠶弗布民有居室羌則墟之
民有婦女羌則汗之民有積聚獫之漁之牛羊
雞豕或剝或携凡我編萌疾首撫膺守臣弗圖
莫克以兵如彼養疽日碩而凝方命作昏胡憫
莫懲歲德在蛇擁衆稱亂劉我戍卒磔我武弁
關堡旣陷內地是踐誰其扞之四境告變守臣
實惕聞於

天子天子赫怒鞠我師旅孰

秉其旄孰振其紀致天之罰俾有寧止羣臣祇
命往諭威德誅止其魁脅從弗極順則用貸不

順斯殛若罔聞知鴟張額額予曰甚矣是不可
赦乃誓于師乃社乃禡甲士虎奮旌旗雲射攻
用吉日以龜以卦我武旣揚彼勢日蹙旣扼其
吭遂涉其腹左左右右奇正相續搗厥深巢勢
如破竹或擾其旁或斷其後瓜牙就誠渠魁胥
授昔也信信今也貿貿易稔爾毒天命不又兵
以一萬期以五旬大憝克殲薙彼荆榛株不再
藥師不再陳風水作渙雲雷亨屯餘種顛顛哀
我活我遺黎迎道父我母我食則斯飲寢則斯
妥曷拯之溺曷惠之霰雪山無氛黑水不波飽
我耕犢棄我干戈有室有家式謠式歌誰爲此
者比績山河余曰何有惟將士之力將士曰否
維 天子之德 天子不居曰寔獲
佑于皇天上帝若宗廟社稷是用作文勒之貞
石

田汝成

征南碑

皇帝承運文宣武謚宇內熙皞兆四郊以崇天

建

九廟以尊

祖于是百靈薦祉

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作明堂
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廿有
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
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
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
臣草莽惟 陛下憐而納之 皇帝

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
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邊務以需大舉蔡公

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叅政翁君萬達實總
其凡迺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鏑
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
交人聞之大懼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
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
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纊之晨
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
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
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

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民使不保也臣不
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羞矣復
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
嚴不敢啟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
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
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
臣之子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
跡無所若臣違道以徼之安能變如于再世也
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闕下惟天

朝處分事聞

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謬

以緩我師其往覈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
軍往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廼
勒兩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
翁君萬達監之叅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
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泫將右軍僉事李君文
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
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

左軍副使鄭君驪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邃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鈞越棘狼彙鳥章之士佞牡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蜩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路籍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攄裸袞悖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昇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啟鎮

南之關莫龍輿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圈豕陛下不發乘輅曳尺纏牽而剖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諛是 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

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魄飄喪悽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之情齟齬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剖心不能以自明惟 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也

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
覆育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
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
闕下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
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爲違卽征之天之
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遣之按
兵不進以狀聞

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
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
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

馴至天絕莫氏宣力北戶安堵朕亦嘉之其革
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
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颺馳
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
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
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
也汝成嘗以藩寮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愍其
勞而今欣其訖也廼述而銘之曰

粵有交州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羸秦
遠略廼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
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

大明受

祚陳氏奉寶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

賊逆毒蔓雕題

文皇征之掎戮鯨鯢索

胤于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

叛詐擁陳後

宣廟慈弘包荒弗扣錫爵

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

諸裔膺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

皇帝赫

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緯武經文維
兩司馬矯矯元侯在天而下司馬有令旣嚴旣

明翼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朱

豸日麗玄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哇擗載鞠載

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嘽嘽傾巢舉落俯

訴仰干蓬跣繫組蟻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

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

皇帝憐之遂以

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史輯我龍編

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燁燁

天威盱睨而在濊濊天恩含哺以載如春之育
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
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
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
銅柱又何足云

林大春

平蠻碑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于殊域德被
方夏上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

賓服其鳴鏑射鵠之長雕題露紉之國獻琛納
款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况乎六合之內五
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深林
大澤之中時有藏垢納汙負險爲固以苟活於
戴履者有司者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
民民廼大困於是夏官尚書按圖籍覈戶口之
數上書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故稱
沃壤編戶之民採山爲茹釣水爲食至終其身
老死不知兵革吁吁喁喁日蕃以息乃頃者守

臣言田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宇戶異其處膏
塗草野血流川渚蓋已十喪而五矣推原本始
則以黃巢石碇大節諸寇積歲爲之蠹也桂嶺
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郡之奧區也往自先
朝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棄而不守以
爲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者又
以時屈鮮任事不二之隸爲解至置盜府庫戕
大吏之罪而不問臣竊傷之夫九真內附珠崖
外逆斯往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天朝幅員方

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遂棄古縣於遠以業蠻
夷臣愚以爲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掃
除以清北戶詔許之因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
殷公正茂爲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
節制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爲罷東省撫不設云
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而議者謂莫亟於古田及
嶺東諸路迺先後鎮巡諸公與夫境內縉紳先
生之在都下者咸以爲言及李公到鎮復與巡
按廣東監察御史趙公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李公良臣疊疊申明之至是本兵乃立主其議以贊於公公因得以便宜從事以隆慶四年夏秋之月始事於轅門下令曰今日之師奉天伐罪將以禁暴止亂以惠安元元也諸將吏從東西行者有進無退其不得賊者無還有不用命者罰無赦於是東師則以遊擊將軍誠立將長樂之兵按察使張君子弘監之以叅將濠將程卿之兵副使江君一麟監之以總兵成將邵州之兵僉事楊君芷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叅議許君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將軍山都指揮僉事龍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之兵叅議龔君大器監之以左叅將應甲右叅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副使鄭君一龍監之以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都狼之兵副使應君存卓監之以副總兵崇文將總甫之兵副使邵君惟中監之而征蠻將軍俞君大猷實總其事總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君應聘叅政柴君涑

僉事金君柱也當是之時興師十萬飛芻千里
旌旗蔽空烽烟相屬蓋已先聲而奪人之氣矣
廼公復往來於蒼梧興慶之間相度機宜指授
方略羽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凰涉潮水
斬西賊渠率黃朝猛韋銀豹等以殉得村柵六
百五十五處降人率數千斬虜一萬有奇東攻
黃巢擊石硿襲大節生擒賊首蘓繼相曾魁杜
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走東坑斬獲曾
朝元等於海豐之界破巢五十斬鹵三千其墜

落巖塹塞谿谷中死者無算蓋自兵興以來甫
浹旬時而群兇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
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爲多論者謂其有
伏波遺烈焉師還李公䟽上諸將吏功次詔加
爵賞有差於是張君廼以李公之意遺書林子
請紀其事林子曰予曩蓋備兵蒼梧古田之役
吾其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卽今之得於睹記
者甚盛詎可以不文辭辭曰

於惟 明德旣成武功統壹宇內六合同風奄

有百粵遂荒大東桂林內拱南海朝宗馴至中
葉運撫熙隆古縣淪沒蛇虺爲宮亦有妖氛近
集海邦如鳩斯啄如鼠斯藏我

皇嗣統

軫念遐荒司馬叩闈義激中腸

天子曰

咨咨爾封疆念我舊止幅員旣長云胡不弔恣
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惟揚旣敬旣戒群醜于
襄臣拜稽首

帝命肅將敢不矢心告成

于王東征西怨大旱虹霓貔貅十萬霖雨三時
驍驅電發羽檄星馳方略指授廟算神機更有

同心共濟艱危曰惟憲使南土是依矯矯虎臣
料敵出奇千騎萬旗談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
城隍殲厥渠魁脇從罔治黃巢大節以次芟夷
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歡呼言歸故園自我
不見于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村載芟載柞
豈我思存於嗟 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遠略永
固雄藩於今始成嶺外乾坤

皇心悅豫

湛露鴻恩將士戮力其膏靡屯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四夷賓服昭格於天松臺之陽瀧

水之濱勒此貞石敢告籌邊

平九絲碑

今上龍飛改元覃恩八極乃眷西顧底清梁益
於是西川守臣御史大夫曾公省吾祇命惟謹
既廣德意柔遠寧邇窮覽其山川攷稽圖誌
周爰咨諏及于荒裔惟時西南之夷宅彼戎鄉
倡亂稱王號曰都蠻流毒于江陽邛夔之間幾
易世矣彼其據九絲以爲城恃天險以難升而
輔以都寨翌以凌霄自秦漢而後弗能殲也邇

在先朝屢勤將吏師出罔功顧愈益熾於是前
守臣部使莫不疊疊上書請與西南夷從事者
有詔悉聽便宜行之至是御史大夫乃以疏聞
因下巴蜀檄諭意曰 明興二百餘載德被群
生風行區外 皇上御宇六合一家自彼

氏羗至於北狄莫敢不來享雖虞格有苗周服
獫狁弗盛於此矣乃茲匪茹負險爲固下黷坤
靈上千天紀予其敢緩於不赦之誅咨爾將士
暨爾黎庶尚其與予同心克清大憝予敢弗敬

以奈於百執事惟百執事圖之乃與鎮西將軍
都督劉君顯及藩臬大吏二千石而下以元年
三月大會兵於犍爲之郊其年夏五月朔克凌
霄城下之虜蠻王以歸我兵乘勝長驅遂薄都
寨以六月旣望襲破其巢因遂進攻九絲旣踰
時乃下獲寶鼎二諸葛銅鼓六十有四獻俘闕
下 上嘉納焉先是凌霄捷至御史大夫

與劉將軍計曰賊據九絲以凌霄爲東藩都寨
爲左臂撤其藩而不斷其臂非長策也及都寨
旣破乃分兵爲五以克九絲而以劉將軍之兵
衝其西故將軍郭成擊其南故將軍安大朝等
繞其東參將張澤戰其北故遊擊將軍吳繼祖
等扼其西南與劉將軍兵合號連珠營營近蠻
場禾稼方登我兵因之爲糧旣飽而嬉會積雨
屯霧賊守愈固我兵稍却持之賊謂兵備弛可
少縱矣又會夷俗賽神因大醉謀得其狀諸將
從帳中喜曰此可擊也乃夜令傳箭我兵冒雨
攀藤緣崖而上至明斬關而下諸蠻大潰九絲

遂破時其年九月九日也是役也凡克寨若干擒王若干斬鹵五千有奇其墜岨落塹堙塞川谷者不可勝拓地至八百里牛羊積聚金甲之屬無數蓋自通道渡瀘以來西征之烈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初劉將以它事坐論當奪將印御史大夫乃言于

上謂將軍久事西南

宜可使過又故將成大朝俱嘗效力西陲乞勉留共事許之竟以成功至是御史大夫復請如滇南沐英交趾張輔故事久任將軍及條具建

城置守阨險通道設官分戍恤民興學等十事上之又請易戎縣舊稱以絕戎心俱得報可特賜名曰興文於是侍御龔公懋賢以代巡至嶺南間述全蜀士民之意及故相大學士趙公貞吉所爲平戎詩序示予而屬予爲紀功之碑其辭曰

奕奕梁山作鎮西蜀惟王建國分爲藩服產彼戎羗乾坤並育豈伊異心匪我斯族憑阻爲昏高旗大纛歷代通誅徒滋焰虐嗟我先

皇軫念邊陲群臣獻計請事西夷我

皇

嗣統益隆撫綏

天語丁寧命將出師鼓

未成列首下雲罍擒王斬帥薄言旋歸繼鋤險
寨孤壘岌嶷九絲壁立颯如風飄野無遺寇干
里蕭條云誰之功曰漢嫖姚朝息狼烟暮收鼓
角秋獵春耕牛羊露宿嚴城置守設官建學成
聚成都家給人足伊誰之賜御史大夫忠比諸
葛檄似相如三年通道五月渡瀘鳴金列鼎丕
著禎符亦有雄才爲賦蜀都

天子樂胥

賞延於世身歸於朝將留于戍古縣更新易名
今制歡震岩谷澤流荒裔戎運告終華風永固
孰啓斯文欽哉命使勒此青城永光白帝

陶望齡

平播碑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睽棘濮落
烏蠻曰夷荒忽么麼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纏
馭咸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
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

版章以淪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
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
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今
皇帝御

寓神武英斷威德醜鬯仁風旣宣義殺時舉遂

迺誅夏馘倭捩強獷植單弱參伐順建旬始妖星

也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嚚湮滅彝紀禍芽

帷牆以條以蔓天秣姻黨遂延昨黎七姓五司

逢其蠱螫咸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

載胡遠獨遺
天子曰嗟播人予予可

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媢未竟厥理用

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
天

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邁往宥辟之迨至應龍

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
上指

褫爵赦死春夏煦養父教母嫗惡桢驕息憑倚

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兇狡遂迺放兵擾境逆犯

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蟣

蝨
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嘍噬此自

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
天子曰然遂以

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
成都總統黔楚賜劔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
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
咸聽於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
平民惟戈剗糝饑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
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
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巖梗偏
隆煽引九股恫喝躡轅圖以怵將吏就懷拊公
因命之文告賊志果歧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

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
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
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搗官壩降真州
進據桑木蜀帥縱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
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
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樓賊固上楚帥璘
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
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
抵于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岡下公命

按察使悌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飲血茹
涕責戰愈厲六月五日縱應祥兵破其郛二翌
日廣璘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
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
市夫播人竄伏藁莽沉於霧霾不覩天地之大
日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則割春碎束身淫
威霆鬼其酋不敢逞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
壤一旦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庠孫梯虺穴
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嶮嶮廓爲道周蒞施羅甸

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祗罔怠

明天子

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示萬禩
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
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
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
辭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
肇興鑑先納土膚使穹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
歲獻於王稱爾干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滔妖興

德寡有孽於房有謀於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
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蝮搖牙噴毒笑刃
頓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邇命執罪人
歸諸尉氏拳桎就訊爲我繫囚旣縱而西鵲隼
去鞞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講張其語
糾聚奸慝公相謹囂糜肉播人用以豢苗援捷
其梯兔狡其窟再抗黔師兇窮罪訖邊人告酬
帝用憺憺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
李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綦城霄壤

公狃以辭俾疑罔害哀兵輓穀機沉色閒難知
如陰不動如山挖挖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髮微
並以兵從師旣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
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若旱始雷
拜跽扶携百千有伍有不用命乃斨以斧重闕
嗟嗟若騫若墜恃險與兵以卽顛躓殷伐鬼方
憊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釐維播在

昔陂池潦漭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鱉薨以
飽威淫今有四肢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

役襍禛韋衿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維千

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
逃矣西人我公自瞻

我樂德重於以信

百禮我公之功以名德下人稱勳大成則德在田

送矣其人於公自遊

